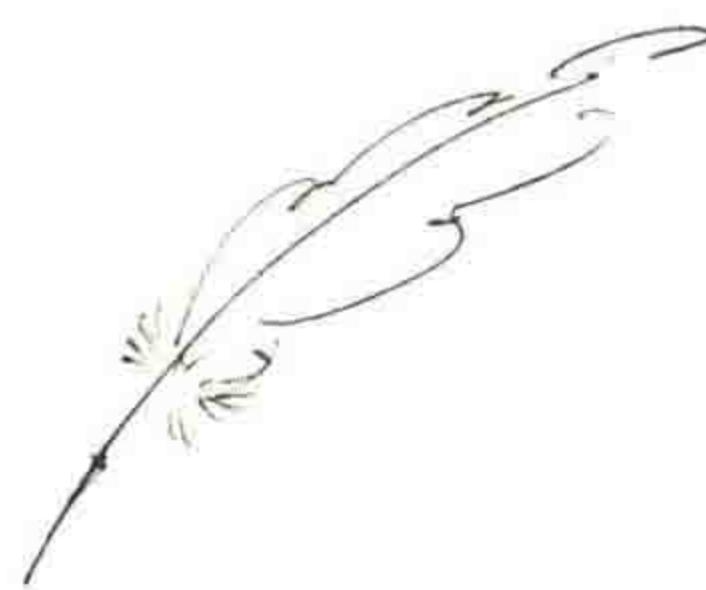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È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 克力同章句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Plato's *Crito*

程志敏 郑兴凤 ● 撰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È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 克力同章句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Plato's *Crito*

程志敏 郑兴凤 | 撰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力同章句/程志敏, 郑兴凤撰.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2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133-4

I. ①克… II. ①程… ②郑… III. ①柏拉图(Platon 前 427-前 347)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8226 号

## 克力同章句

作 者 程志敏 郑兴凤

责任编辑 陈希米 倪友葵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62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ό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的忒拉绪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跳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

## 2 克力同章句

“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逐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於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2005年元月

#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 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 译）
- 3 克力同（程志敏 译）
- 4 斐多（刘小枫 译）

## 卷二

- 1 克拉提洛斯（刘振 译）
- 2 泰阿泰德（贾冬阳 译）
- 3 智术师（柯常咏 译）
- 4 治邦者（张爽 译）

##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 译）
- 2 斐勒布（李致远 译）
- 3 会饮（刘小枫 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 译）

##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 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 译）
- 3 希普帕库斯（胡稼 译）
- 4 情敌（吴明波 译）

## 卷五

- 1 忒阿格斯（刘振 译）
- 2 卡尔米德（彭磊 译）
- 3 拉克斯（罗峰 译）
- 4 吕西斯（黄群 译）

## 卷六

- 1 欧绪德谟（万昊 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 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 译）
- 4 美诺（郭振华 译）

## 卷七

- 1 希庇阿斯前篇（王江涛 译）
- 2 希庇阿斯后篇（王江涛 译）
- 3 伊翁（王双洪 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李向利 译）

##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缨 译）
- 2 王制（史毅仁 译）
- 3 蒂迈欧（叶然 译）
- 4 克里提阿（叶然 译）

##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 译）
- 2 法义（林志猛 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崔嵬 编译）
- 4 书简（彭磊 译）

## 杂篇（唐敏 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 目 录

前言 .....	1
缩写 .....	5
柏拉图 克力同 .....	7
《克力同》章句 .....	23
题解 .....	25
序幕 .....	29
一、探视与寒暄 ( 43a1-43c3 ) .....	29
二、噩耗与美梦 ( 43c4-44b4 ) .....	41
第一章 劝说 .....	59
三、名声与意见 ( 44b5-44c5 ) .....	61
四、大众与贤能 ( 44c6-44d10 ) .....	68
五、友谊与钱财 ( 44e1-45c4 ) .....	78
六、责任与救赎 ( 45c5-46a8 ) .....	95
第二章 回应 .....	120
七、原则与道理 ( 46b1-47a8 ) .....	120
八、专家与生活 ( 47a9-48a4 ) .....	140
九、高贵与正义 ( 48a5-49a3 ) .....	152
十、正义金规则 ( 49a4-49e8 ) .....	169

## 2 克力同章句

<b>第三章 法律</b> .....	184
十一、恩典与驯服 ( 49e9–51c5 ) .....	184
十二、权利与选择 ( 51c6–53a7 ) .....	215
十三、越狱的危害 ( 53a8–54b1 ) .....	247
十四、结论与诫命 ( 54b2–54d1 ) .....	267
<b>尾声</b> .....	274
十五、神明的指引 ( 54d2–54e2 ) .....	274
<b>附录 人物志</b> .....	280

# 前　　言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着手研读柏拉图？

柏拉图的传世作品（包括所谓的伪作）共有 35 部，另有 13 篇书信，合算一篇，则总共有 36 部。古罗马皇帝 Tiberius 的监天正忒拉叙洛斯（Thrasylus）按照古希腊戏剧编排方式，把柏拉图的著作全部编排成“四联剧”的形式，共得九部。忒拉叙洛斯的编排顺序，显然不是柏拉图著作的“成书”或写作顺序，而是阅读或学习柏拉图著作的顺序。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推想，忒拉叙洛斯的这种编排方法，显然是有根据的。一方面，柏拉图的著作本身就是“戏剧”，忒拉叙洛斯按照“四联剧”的方式来排列，正好符合柏拉图著作的外在形式——柏拉图著作首先不是“哲学”或“政治”、“法律”著作，这种“四联剧”的编排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进入柏拉图著作。另一方面，忒拉叙洛斯的编排也许不是他一个人的理解，很可能“时代精神的精华”，甚至更可能受到了柏拉图学园门人的指点——柏拉图学园在当时几乎是西方惟一活跃的“高等学府”（其余如漫步学派、花园学派和廊下学派等都远远无法跟柏拉图学园相比），或者说，由于柏拉图学园的巨大影响，忒拉叙洛斯的排列方式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常识”。

在忒拉叙洛斯的体例中，第一部四联剧是《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和《斐多》，这个单元谈论的是“虔敬”、“义务”和“灵魂”，首先要求研读者“诚心”和“正意”，此乃为学第一要务。接下来才是《克拉提洛斯》、《泰阿泰德》、《智术师》和《治邦者》，这个单元谈论的是“知识”，也就是“格物致知”，接下来直到第八单元的《王制》和第九单元的《法义》，最终完成

## 2 克力同章句

了柏拉图“修齐治平”的大（哲）学体系。

从这个顺序来看，首先学会如何做人，就成了最恰当的入学进路。《克力同》在第一部四联剧中，上接《苏格拉底的申辩》，下启《斐多》，从故事情节和基本内容上说，延续了《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主题：苏格拉底这位遭人诬陷的哲人其实是一个好公民，他没有引入新神，也没有不信仰城邦所信的神，更没有败坏青年。苏格拉底由此而遭死刑判决，在狱中等待执行。在此期间，殷实的老友克力同来劝他逃跑，苏格拉底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客气地拒绝了朋友们的好意，表现出一个哲人顾全大局的胸怀，身体力行地教导人们任何时候都要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这就是《克力同》的内容。接下来，苏格拉底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里向自己的后辈学生们讲授了最后一堂课（见《斐多》）：“灵魂不死”以及自己的“再次起航”。哲人从容走完自己的人生，以此向世人指点“人应该如何活着”——这也是柏拉图著作的核心主旨。

翻译各有不同的目的，相应地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甚至学科上的差异也会严重影响到翻译的结果，比如，从哲学的角度翻译柏拉图的《斐多》，大至文意，小至遣词造句，都必定与“文学”的或“宗教”的翻译大相径庭，甚至在个别地方还会针锋相对。但不管哪个实质性的学科，都必须以词语句读为基础，也就是以“语文”为出发点，否则任何高明的解读都只能是自说自话。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选取了一个最基本的角度来翻译这本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甚至文学的作品，那就是，尽量按照古典语文学的要求，忠实地、甚至笨拙地传达原文的意思。我不敢肯定柏拉图在哪个地方会有怎样的深意，最保险的办法便是尽可能保持自己的“无知”，因而也可能最没有“偏见”或“先入之见”——尽管无法彻底摆脱“成见”，但并不因此就可以随意“六经注我”。尽可能少地“以讹传讹”，大概是翻译的基本伦理。

因此，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尽量贴近原文。而对于精思明辨的学者来说，如此死板的翻译虽然难看，却不会干扰他们的理解。译者

最不愿做的事情，就是越俎代庖为每一个学者固化经典的内涵。译者不管外语水平如何，都没有资格以一己孔见左右他人判断。尤其对经典来说，原作者在文中或许埋藏了重要信息，译者无权随随便便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丢弃掉。正如本书的初衷一样，既然是经典的翻译以及通过经典来提升古典语文修养，那么就不必太过追求流畅，尽可能忠实地传递出原作者的意思，恰恰是为了给高明的读者以更大的解释空间。译者必须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思想滋生之路，留下足够的可能性。何况，说者有意，听者更应该留心。

本书的希腊原文依据 John Burnet 编校牛津古典文本《克力同》原文第一版 (OCT<sup>1</sup>)，另外参照了 H. N. Fowler 的 Loeb 古典丛书希英对照本中的希腊文，也参考了 J. G. Stallbaum、C. S. Stanford、J. Adam、C. Emlyn-Jones、L. Dyer、W. S. Tyler 和 F. Schleiermacher 等的数个希腊原文版本。由于柏拉图著作希腊文抄本中的巴黎抄本、威尼斯抄本和伦敦抄本等文献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几乎每一行希腊文都有异文现象，我们采用了校勘极为精细也最为权威的牛津本为底本。

本书在翻译时参考了严群、王太庆、王晓朝的中译文，参考了 R. E. Allen、H. N. Fowler、D. Gallop、G. M. A. Grube 和 H. Trednenick 的英译文，参考了 F. Schleiermacher、Otto Apelt 的德译文。本书的翻译主要以八个注疏本为基础，在这些古典学家解读的指引下，仔细研究他们的心得体会，最终落笔。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无法直接吃透歧义丛生的希腊原文，笔者往往先翻译各家的注疏，充分搞懂每一个词的具体含义以及它们在当前语境中的特殊用法后，才回过头翻译正文，以保证译文的质量。

笔者收集了《克力同》的八个注疏本（不包括如 Otto Apelt 等译本中的简注），对它们进行求同存异、去粗取精的整理工作，在比较和鉴别后，采用了自认为最为恰当的注疏，把它们翻译过来，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工作甚至比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柏拉图的著作

#### 4 克力同章句

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因此，本书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注疏上。对于经典著作的翻译来说，如果没有西人注疏的帮助，一方面，译者无法准确把握原文的含义，另一方面，读者也不能真正读懂和领会经典的精髓。仅有经典的译文，是远远不够的。引入西方经典的第一个阶段当然以原文的翻译为主，但目前我国的西学的引介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急需西方扎实的注疏成果来帮助我们推进西学的研究。

在众多注疏本中，W. S. Tyler 和 L. Dyer 的注疏最为简单，J. Adam 和 J. Burnet 的注疏最受学界关注，影响也最大，C. S. Stanford 的注疏较为古雅，而最为重要的当数 J. G. Stallbaum 的注疏，这位德国著名古典学家、柏拉图研究专家用拉丁文来注疏柏拉图的希腊原文，可谓功力深厚，他在注疏中已经指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学者 M. Ficino 的诸多错误。笔者在注疏过程中，对西人的少量“注”进行了解释，称之为“疏”，另外还加上了自己的一些理解，以“按”的形式放在每一条注疏末尾。最后，笔者按照传统学问的做法，参照西人的研究，将《克力同》及其注疏进行了“章句”化处理，为每一章节加上了自拟的标题。最后，特别感谢黄薇薇博士对部分章节的辛勤校对，也感谢李致远博士的订正。

## 缩 写

### 译本

严群=《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水建馥=《古希腊散文选》，水建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王晓朝=《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

王太庆=《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A 译=R. E. Allen. *Socrates and legal oblig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F 译 = H. N. Fowler. *Plato: Euthyphro Apology Crito Phaedru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即 Loeb 丛书) .

Ga 译 = D. Gallop. *Plato: Defence of Socrates, Euthyphro, Cri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Gr 译 = G. M. A. Grube. Crito. In J.M. Cooper (ed.). *Plato: Complete Work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Ap 译 = Otto Apelt. *Platon Saemtliche Dialog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04.

S 译 = F. Schleiermacher. *Platon Saemtliche Werke in zehn Baenden*. Frankfurt am Main: Insel Verlag, 1991.

T 译 = H. Trednenick. Crito. In E. Hamilton and H. Cairns (eds.).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注疏本

A 注 = J. Adam. *Platonis Cri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8.

B 注 = J. Burnet. *Plato's Euthyphro, Apology of Socrates and Crito*.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 6 克力同章句

D注 = L. Dyer. *Plato: Apology of Socrates and Crito*. Revised by T. D. Seymour. Boston: Ginn & Company, 1908.

E注 = C. Emlyn-Jones. *Plato: Crito*. 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99.

G注 = D. Gallop. *Plato: Defence of Socrates, Euthyphro, Cri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S甲注 = J. G. Stallbaum. *Platonis Apologia et Crito*. London: Gothae Sumptibus Fridericae Hennings, 1846. cf. Platon: *The Aology of Socrates, the Crito and part of the Phaedo*. London: Taylor Walton and Maberly, 1852.

S乙注 = C. S. Stanford. *Plato's Apology of Socrates, Crito and Phaedo*. Dublin: William Curry, Jun., and Company, 1834.

T注 = W. S. Tyler. *Plato's Apology and Crito*.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66.

# 克力同

——或论义务；伦理的  
柏拉图 著

苏=苏格拉底 克=克力同

苏：[43a]你怎么这个时候就来了，克力同？不是还早吗？

克：的确还早。

苏：大概什么时候了？

克：凌晨拂晓前。

苏：[a5]我很惊讶，那位监狱的守卫怎么愿意应你开门。

克：我现在跟他已经很熟了，苏格拉底啊，进进出出那么多回，而且我还给了他一点点好处。

苏：你是刚到，还是来了一阵子？

克：[a10]好一阵子了。

苏：[43b]那你咋不马上就叫醒我，反倒静悄悄坐在一旁？

克：凭宙斯起誓，我才不会呢，苏格拉底，我自己都不愿陷在那样的失眠和痛苦之中啊。不过，看你睡得那么香甜，倒让我[b5]惊讶了好一阵子，所以我才故意没叫醒你，好让你尽情享受最安逸的时光。我过去多次为你平生的性情感到幸福无比，尤其是你面对当前的遭遇时，竟如此安之若素，平和泰然。

苏：[b10]是啊，克力同，像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如果为必然的大限来临而恼羞成怒，岂不是乱弹琴！

克：[43c]其他这把年纪的人，苏格拉底呀，在这样的遭际中，就会被击垮，相反，年龄丝毫没有让他们在厄运临头时，从恼怒中解脱出来。

苏：是那么回事。那你究竟为何那么早就到了呢？

## 8 克力同章句

克：[c5]我带来了，苏格拉底呀，难受的消息，不是对你，在我看来，而是对我以及你所有忠实的朋友来说，都太难受，太痛苦了，尤其是我，我觉得，最难以忍受的痛苦。

苏：什么样的消息？船从德洛斯回来了吗，它一[43d]到我就得死？

克：还没到，但我想今天就会到，据有些从苏尼翁回来的人报信，那些人是在那里离开那条船的。据那些报信人[d5]说，船显然今天就到，那你明天就必然会，苏格拉底啊，终结你的生命。

苏：好啊，克力同，愿好运相随，如果神们喜欢的话，就让它来吧！不过，我知道船今天不会到。

克：[44a]你凭什么这样断定？

苏：我给你说吧。船如果一回来，第二天我就得死。

克：主管这件事的那些人就是这么说的。

苏：[a5]不会在即将到来的这一天回来，我知道，而是明天才会到。我从昨晚一小会儿前所做的一个梦推断出来的——你碰巧没有叫醒我，那真是恰到时机。

克：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梦？

苏：[a10]我仿佛看到有个美丽而端庄的女人朝我走来，[44b]她身着白衣，叫着我的名字，对我说：“苏格拉底，你第三天就到富饶的福提亚来吧。”

克：这个梦好奇怪，苏格拉底。

苏：清楚异常，在我看来，克力同。

克：[b5]太过清楚了，似乎。不过，鬼精灵的苏格拉底哟，现在也仍然听我一劝，救救你自己吧。对我来说，如果你死去，那就不止是一重灾难了；而是除了失去这样一位我再也找不到的挚友以外，很多对你和我都了解得不够清楚的人还会认为，[44c]如果我愿意散财的话，本可以救你，但我居然甘愿撒手不管！还有什么比这种认为我把钱财放在比朋友更重要地位的名声更让我丢脸的吗？大伙儿根本不会相信是你自己不愿意离开这里——[c5]我们对

此可是全力以赴啊。

苏：但是，多福多寿的克力同啊，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在乎大众的意见呢？而那些最贤能的人，他们的意见更值得考虑，因为他们会这样认可已然做出的事情，只要它一旦被做出来了的话。

克：[44d]你看你看，苏格拉底，但也必须在乎大众的意见啊。如今你眼下这个样子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大众能够造成的祸害绝不会最小，而几乎会最大化，如果有人在他们面前诽[d5]谤的话。

苏：惟愿，克力同啊，大众是那种能够造成最大祸害的人，那么也就是那种能够干出最大好事的人——那才好呢。但现在看来，他们两样都不能：他们既没有能力把人变审慎，也没有能力把人变愚蠢，他们对这个人的所作所为，[d10]要随机缘而定。

克：[44e]他们也就那么回事。那么，苏格拉底，请告诉我这一点：你莫不是在为我和其他挚友们预先担心起来了？假如你从这里逃跑了，那些告密者会找我们的麻烦，因为我们一旦把你从这里偷偷弄走了，我们要么就会被[e5]迫丧失全部财产，要么损失大半钱财，要么还会遭受其他某些刑罚。如果你竟有些[45a]担心这一点，且请宽心好了：冒这个险，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冒更大的险去救你，我们才算得是正义的。所以，就听我一句劝吧，不要拒绝。

苏：我担心这些东西，克力同，还担心其他[a5]很多东西。

克：那好说，你既不要害怕这些东西——事实上，用不了几两银子，某些人愿意拿来救你，把你从这里捞出去。再者说了，你难道没有看出，那些个告密者多么烂贱，根本不需要花多少银子就可以摆平他们？[45b]我的钱财就是你的，我晓得，足够了。再说，如果你有些关照我，认为不应该花我的，那么，这里的异方人他们早已准备破费了：其中一人已为此带来了足够的银子，这就是忒[b5]拜人辛米阿斯，当然克贝斯和其他很多人也都准备好了钱。所以，正如我说的，既不要害怕这些东西而不去救你自己，也不要让你曾在法庭上说过的话而让你觉得难办，那就是你一旦流亡，就不知道何以自处——因为很[45c]多地方，就正如以前一样，如果你去了